因为有你

□蔡伟标

（一位患者叮嘱儿子写给白衣天使的诗、写给台州市博爱医院关节科团队的诗、写给一位叫诸葛天瑜医师的诗）

一不小心摔成股骨颈骨折，
83岁的我嘶声裂肺，
因为有你，
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被推进手术室，
说要给我做全髋关节置换，
因为有你，
让我抓住了下地行走的机遇。

写给白衣天使的诗，
我想和着泪水读给亲人听，
因为有你，
仁心仁术挽救了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

老伴已长期卧床，
生活不能自理，
如今我又出事，我害怕得哭泣，
因为有你，
让我看到了光明。

当我迈开双腿，
置换关节与肉身渐渐融合成一体，
看见你的笑容和白褂衣，
刹那间，我懂得了白衣天使的含义。

写给白衣天使的诗，
我想一字一字念给你听，
如今八年过去了，
71岁的我依然在街区健步穿行，
因为有你，
让生活变得如此美丽。

□郑红芳

狗界君子

昨日中餐，是在仙居淡竹原始森林内一处简陋的农家面馆解决的。店虽简陋，可淳朴的山农端上的是满满的超大碗面。

边上的两条狗儿闻香而至，一黄一黑，样貌就是平日农村常见的，一前一后相隔米许，用期待的眼神默默站立桌边。自从养了十五，我们就爱狗及天下所有犬，和大国分别扒拉些腊肉鸡蛋喂它们。

奇怪的是两条狗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一拥而上，强者抢食。它们之间仿佛达成一种约定：食物离谁近就归谁。食物扔得离谁近些，就近的那只就自然去吃，而另一只静静伫立，纹丝不动，眼神里看不出任何嫉妒贪婪愤怒。我们都看得既惊呆又不敢相信，便再投食物。半个多小时几十次投食，屡试，不爽。阿黄阿黑之间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君子气度，展现了与动物界弱肉强食规则完全不同的一面。

临末，我手头因吃不快还剩小半碗。寻思着刚才两狗表现如此绅士，得好好表扬下，便把剩面倒入一旁地上一长条状废弃塑料盒，想让两狗共同进食。更让我们惊叹意外的是：现在的阿黄阿黑只隔半米不到，都离食槽不远，而无非是阿黑离得略近些。我们嘴里喊着来来来一起吃，阿黄竟然一动不动，静静看着阿黑独享美味，直至吃完。

两只太普通的中华田园犬，上演了让人肃然起敬的一幕幕。动物界自不用说，记录片中的动物世界似乎清一色弱肉强食。去年在张家界，看大国正投食其中一只猴子，我便把雪糕递向了弱怯在一旁的另一只。正在吃着的那只一把抢过，一边目露凶光，嘴里咿呀不满地扑向我，若不是外罩雨衣又躲闪得快，撕破的就不仅是雨衣了。强悍的这只，没有对投喂之人的感激，反而教训我们没有把食物全都投给它。

离开面馆去景区，我们怀着对这两只普通狗儿的深深敬意。三小时后，当我们从景点返回，又一次路过面馆旁的这座小桥。两狗伫立桥头，对我们摇尾致意。

张崇生 摄

重上石浜山

□何善亮

这是庚子年第一次重上，也是梦醒时分从起点回到终点，在那蓝宝石般的岁月里，把自己从一棵小苗练成一寸山蚁不腐的老根。

又到山花烂漫时，只见满山山花笑。徒步经过墨池路、邮电路、石浜公园，从东面隧道口右侧的小道拾级而上，满眼翠绿，沐浴着春风的凉爽，呼吸着丝丝蜜意的山风，闭上眼睛，让灵魂回归故园，聆听一群孩子吹着麦哨在河边捉鱼，这是何家湾吗？为何这儿的空气与何家湾的水一样蓝，一样清澈。各色野山花犹海洋里镶嵌的明珠，有红的、紫的、白的……

沿着石阶，聆听山风的呓语，仿佛自己像孩婴陶醉于“摇篮曲”。远处传来银铃般的的笑声，一对母子在嬉闹，祭天遗址的香炉台上男孩子在母亲的笑声中留下瞬间的记忆，就像山花开在灵魂深处，经久不衰。

疫情虽然没有结束，但祖国的山川在召唤，那朵朵山花依旧热闹，红的杜鹃就像山川的血脉，那不知名白色的野花，像天使的翅膀迎风而上，一个个与时间赛跑、与生命抗争的感人事迹，像五线谱的音符，在空中讴歌祖国的春天。

我和蛇的深夜对视

读过的文字中，似乎没有哪个作家的笔法比周晓枫写得更奇特诡异的。“阴沉妖冶险恶毒辣，华丽的斑纹原是装饰，连智慧都充满阴谋暗算”，每看此文写蛇的片段，全身就起鸡皮。可怜的蛇，外形让太多的人心生骇然。

可我觉这样写蛇简直太冤。

十二岁那年深夜，和一条蜷缩在墙上的小蛇的近距离对视，令一直怕蛇的我至今难以忘却，也因此改变了对蛇的看法。

那年读初一，离家住宿。三十多年前的中学住宿条件，就是一长溜低矮平房，没有卫生间。洗脸得去东面食堂，上厕所得去西边围墙底，分别相隔两百多米。在黑漆漆的半夜上厕所是女生最怕之事，一般晚上大家都尽量少喝水。

有次半夜，闹肚子的我在自我折磨了很久后，又不好意思叫醒睡眠正酣的小伙伴作陪，便独自战战兢兢去了厕所。在此前最怕的是鬼故事的场景，还有传说中小流氓的偷窥，并没有谁在厕所遇到蛇。

一辈子难忘的一幕。一个小女生，低头惶恐在深夜的简陋木头坐坑。猛一抬头，相隔一米不到的正对面白墙上，竟盘踞着一条不大的黑蛇。千真万确，蛇竟然能盘卷在垂直的墙面上，中间是仰起的小尖头，一双小眼睛在恐怖的夜里显得贼亮。我全身定住，瞬间瘫软。

就这样，蛇注视着我；我吓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就这么傻呆呆看着蛇。完了！吓坏了的我脑海里除了这个念头再无其他。

足足对视了几分钟，蛇竟然开始蠕动，慢慢变成一条线状，往下爬。我的脚仿佛被施了魔，发着软动弹不得；我的口仿佛被施了咒，张嘴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绝望闭眼等着蛇咬，却发现蛇已经慢慢爬远。

打那以后，我不再觉得它是世间的凶残之物。

少时生活在半山区，地里多有蛇出没。抓泥鳅时常抓到水蛇，惊叫一声扔到好远；有时去水库野，游着游着也会赫然发现在身边悠然舞蹈的那条，照例夸张地尖叫躲开，其实心里知道水蛇无毒性也不会主动攻击人。时常在田间地头看到正逶迤爬行的蛇，记忆中最长的有两米多手臂粗。大部分人都以为蛇只会爬行，可很少有人知道蛇也会离地飙飞。有次和小伙伴上山采蘑菇，弓身寻找，就有一条极漂亮的蓝色小蛇，笔直成一条线，嗖地擦我头皮掠过，那种碰触的阴凉至今难忘。乡里少有人被咬，而太多的蛇都丧命于人们的锄头柄下。

其实，许多蛇并无毒性，西南地区的大蟒蛇甚至可以温柔到帮助主人做家务照看孩子。极少的毒蛇会主动攻击人，即便有那也是当人进入了它的禁忌范围内。

这辈子还是怕蛇，怕它的形象。可是，又分明觉得毒蛇猛兽并不是世间最可怕的。蛇不能言语，又有着让人害怕的外形，所以人类总爱装成受害者，为强者时凌辱一切，又时扮弱者控诉强者吧。

阿爸

——当夏至遇上父亲节

□潘仙富

我从童年的方向
看到你的背影
踏着泥泞弯曲的田埂
你收割了稻田、小麦
还有自家的猪圈
从早晨扛着锄头出门
到傍晚拖着一身疲惫回家
你总是喜欢坐在锅灶门口
帮母亲生火烧饭
默默地望着跳动的火苗
期许一家人平平安安

就这样
岁月在指缝间悄悄地溜走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当夏至遇上父亲节
冰清玉洁的荷花靓丽绽花
呱噪的蛙声一片
夏蝉阵阵鸣叫
忽然间，扑面而来的倾盆大雨
给这燥热的天气带来一丝清爽
夏至，是一首激昂向上的交响乐
如夏雨般狂放
如夏花般绚烂
如夏夜般浪漫
如诗如画

当夏至遇上父亲节
一丝巧合，一场缘分
一丝牵挂，一份关爱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享受一次不一样的夏至
不为别人，为阿爸
不要等待，为自己

2020年夏至·父亲节于桐屿